赤子心路

一个老归侨的自述

林育材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赤子心路

一个老归侨的自述

林育材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赤子心路 ：一个老归侨的自述 / 林育材著. --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2018
ISBN 978-7-5482-3564-4

Ⅰ. ①赤… Ⅱ. ①林… Ⅲ. ①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Ⅳ.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32121号

责任编辑：石　可
策划编辑：段　然
封面设计：庄海萌

赤子心路
一个老归侨的自述

林育材　著

出版发行：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云南金伦云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889mm×1194mm　1/16
印　　张：26.25
字　　数：460千
版　　次：2018年10月第1版
印　　次：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82-3564-4
定　　价：70.00 元

社　　址：昆明市一二一大街182号（云南大学东陆校区英华园内）
邮　　编：650091
电　　话：（0871）65033307　65033244
网　　址：http://www.ynup.com
E-mail：market@ynup.com

若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871-64167045。

赤子总关家国情

——序林育材先生《赤子心路——一个老归侨的自述》

吴重庆

林育材先生是我40年前入读福建省重点中学莆田第六中学时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在家乡莆田，人们至今还是习惯以“先生”二字同时尊称从事教师与医生两种职业的人士。我把林老师称为“林先生”，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这里面没有半点客套。

1978年7月，我从莆田沿海埭头半岛的武盛附中（设于莆田沿海地区唯一的一座东岳庙里）初中毕业。家父事后透露说，如果初中毕业后到埭头公社所在的莆田第十一中学读书，那等于虚掷光阴，不如早早回家养鸭，没想到我会考上莆田六中。在1978年临毕业的那个夏季里，没有任何人向我们透露可以报考中专，所以，当我突然收到中专体检通知书（奇怪的是并非录取通知书）时，更多的是不解。记得我随同班同学陈峰龙和他的父亲提前一天赶到莆田城里，在陈峰龙舅舅工作所在的县林业局宿舍里打地铺过

夜。第二天一早冒着大雨去到第九中学（莆田县卫生学校）参加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体检。过后不久，我又收到莆田第六中学的录取通知书。据说当年县教育局领导临时起意，决定将我们这批中专生转送重点中学，希望我们搭上刚刚重新启航的高考这艘巨轮，有朝一日也能够考取大学。

在莆田，有“城涵”（城厢镇及涵江镇两个大镇之简称）、“山里”（山区）、“洋面”（宋代开创莆田南北洋围垦工程而成兴化平原）、“界外”（沿海）之分，这既是地理区位之分，也是地方社会等级之别。一般来说，城涵为城镇居民，吃国家粮，受教育程度高，位于社会顶层；洋面为鱼米之乡，人杰地灵，位于社会上层；山里物产丰富，人民质朴，位于社会中层；唯沿海地区地瘠人贫，十年九旱，食不果腹，被认为是典型的落后地区，位于社会下层。我的家乡孙村就位于“界外”。我在《孙村的路》中对“界外”这一名称的来历有过如下说明——郑成功于1647年（清顺治四年）海上起兵抗清，至1661年，郑成功部控制了莆田沿海的南日、湄洲诸岛。清政府为剿灭郑部，于1662年下“截界”令，沿海核定新界线并筑界墙，每隔五里即筑一石寨，将沿海居民迁至“界”内，在“界外”实行坚壁清野政策。直至1680年，莆田沿海诸岛方为清军收复。康熙二十年（1683年），台湾纳入大清版图，莆田沿海复界。虽然“界墙”之存不过21年，但“界外”（有时也被称为“界外底”）之名却一直沿用至今，并演变为一种根深蒂固的地方性歧视。在莆田“城涵”及“洋面”的居民看来，“界外”意味着边缘、落后、贫穷、愚昧、粗鲁。可以说，中国40年前的城乡差距以及城

镇对乡村的歧视丝毫不亚于今日。

1978年8月30日一早，家父带着我以及一同考取莆田第六中学的邻居吴金灶（武盛附中同学），在东峤公社汽车站搭车到笏石镇，在笏石汽船站转搭汽船，经莆田南北洋的水系（所谓“沟”）到达桥兜，下船后过桥兜桥（建于宋代，至今完好），步行一个半小时，终于望见了莆田六中所在的号称“小上海”的繁华之地——涵江镇。记得是在午后两点左右，我们一行三人在进入涵江的必经之地之一的新桥头一间袖珍饮食店歇脚，每人要了一小碗“插粉”（汤粉）权作午餐，共花费六毛钱。接下来，我这个一身土气的“界外人”就要去面对来自以涵江为代表的文明世界的种种挑战，心中充满着的，其实是无尽的惶恐。

1978年9月1日，我入读莆田六中，被编入高一（6）班。在这个班级里，来自“城涵”“洋面”“山里”“界外”的同学皆有，俨然一个微缩的莆田地方社会。在上半学期，我的确感到压抑，这不仅因为“界外人”的身份，也因为成绩平平，是班里最不起眼的学生之一。一个偶然的机会，幸得林育材先生鼓励与提携，从此，班里的同学似乎也对我另眼相看了。

本来，我们高一（6）班的语文教师是林国铨先生。第一学期过半时，国铨先生因事请假一周。那天来代课的先生衣着整洁考究，发音标准洪亮，表情自然丰富。当他自我介绍是林育材时，我的确吃了一惊。此前知道林先生的大名，也知道他教楼上高一（1）、（2）班语文，这两个班是纯“城涵”学生，在我的心目中，他们可都是高人一等的。我甚至还想，

林国铨先生真有本事，能够把教“城涵”学生的语文先生请下来给我们代课。林育材先生让我们现场作一篇读后感，记得阅读材料讲的是有关“时间”问题，大意是抽象的、刻度性的时间对不同的人来说是不一样的。我以本班班主任、物理先生俞维忠为例作了阐发。在大家埋头写作时，林育材先生在教室里踱脚踱步，巡到我座位旁时特地驻足俯首片刻。两天后林先生再来代课，讲评上一次课的作文。他一开始就说“有人出口成章”，紧接着就表扬了我的作文。这是我踏入莆田六中之后第一次受到老师的肯定，对一个默默无闻、籍籍无名的“界外”学生来说，其所受到的鼓舞是旁人无从体会的。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人生履历中受到的最为关键的表彰之一。如今，自己亦为人师，是林育材先生垂范在先，让我慢慢去体会一位师者对那些并非出类拔萃的学生的及时鼓励是何等重要！

高二时，班级重新调整，我进入高二（1）班，由林育材先生担任班主任和语文教师，我的语文成绩也稳步提高。印象最深的是，时值备考紧张之际，学校为了让同学们张弛有度，组织了毕业班的歌咏比赛。时值改革开放之初，流行歌曲如决堤之水汹涌而来，其他班级基本上都是选择当年响彻街头巷尾的流行歌参赛，唯独我们班的参赛歌曲是由林先生选定的——由田汉填词、聂耳编曲的近半个世纪前的老歌《毕业歌》。这首歌不管是进行曲式的旋律还是老掉牙的歌词内容，都显得与20世纪80年代初时尚化的氛围格格不入，有的同学私下里还嫌林先生“土气”。可是，正因为我们合唱的是这首老歌，其余响方能不绝于耳，38年前林先生亲自登上红旗楼露天

舞台倾情指挥的潇洒形象也屡屡浮现，更有那时想时新的歌词：

同学们，大家起来，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
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
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
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
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
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
明天是社会的栋梁；
我们今天弦歌在一堂，
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
巨浪，巨浪，不断地增长！
同学们！同学们！
快拿出力量，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歌咏比赛一个月后，我以理科生身份参加高考，结果名落孙山，以15分之差而未达到录取线。1980年秋季开始，高中学制正好从两年改为三年，这样，我作为一个复读生，也就自然成了应届的高三学生。莆田六中将1980年夏参加高考落选的理科生全部集中起来，编为高三（1）班，林育材先生亲自挂帅，再度担起班主任的重任。在流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没有哪个学生愿意主动弃理从文的，六中的文科班更被认为是“垃圾班”。可是在1980年秋季学期的第一周，林先生就来动员我和同班同学吴光辉，说“你们俩语文

好，数学成绩也过得去，如果能去文科班，一定大有优势”。我们俩听从林先生的劝导后愉快地进入文科班，并在1981年夏季的高考中取得全班冠亚军的好成绩，我被中山大学哲学系录取，吴光辉则考上了南开大学中文系。

以上记述的，不过是我在40年前亲历的、至今还让我有着深刻印象的有关林育材先生如何以赤子之心善待学生的二三事。一个能够超越“小我”的人，也是一个能够摒弃世俗、流俗而呈现本真纯真之心的人。林先生眼中无等级差序，对“界外”学生一视同仁，是“赤子之心”；林先生处身80年代而并未为流俗所染，依然钟情于爱国主旋律，是“赤子之心”；林先生满腔热情因材施教，对文科毫无世俗偏见，是“赤子之心”。诚如孟子所言：“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孟子·离娄下》）。

40年前在林育材先生的课堂里，自己还是一个懵懂少年。如今，我有幸先睹为快拜读林先生的自传《赤子心路——一个老归侨的自述》文稿，真觉得有如再一次步入林先生的课堂，因为内心里对这一堂课恋恋不舍，不希望它过快结束，所以，半年来我已经反复细读《赤子心路——一个老归侨的自述》不止一遍了。

林先生的这部大作不仅完整叙述了他个人从山里新县镇仙安村出生、乡间私塾启蒙、赴印尼雅加达华校求学、归国考上云南大学深造、毕业响应国家号召扎根东北边疆、返回家乡执掌莆田六中、步入政坛服务社会公众的多姿多彩的人生，而且上至祖父祖母、外公外婆、双亲大人、伯父伯母，旁及兄弟姐妹，下连子女侄孙辈，整个家族犹如一棵巨大的家族树，其

开枝发叶的过程也被深情描述。林先生文笔之流畅自是不在话下，最重要的是其颇具细节化、情景化的表达。有人可能说这大概得益于林先生超人的记忆力，其实不尽然。从根本上说，情景化记忆反映的并非一个人的记忆能力，而是表明一个人对周遭环境、具体事件的感受能力。而一个人只有具备悲天悯人的胸怀、感同身受的恻隐之心，方可随时打开心扉，容纳点点滴滴的情感记忆。所以，充盈于林先生字里行间的是感恩、有情、有义。

林先生的这部自传并非仅仅是对个人人生历程及家族发展的简单的编年史式记录，而是有经有纬，个人纵向的经线有机地融进波澜壮阔的时代、国家、民族、世界的纬轴之中。经纬之间，编织出林先生富有宽度的人生。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说，人的生命，除了长度、高度，还应拥有宽度。长度是寿命，高度是职位，而宽度，大概是指生命的精神内涵吧。林先生少年时代在印尼雅加达华侨学校念完小学、中学，其就读的群进学校、巴城中学是热爱新中国的左派学校，祖国、共产党、人民等神圣字眼早早就播植在他纯净的心田里。所以在他大学毕业时，可以自豪并且自然地喊出“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可以义无反顾地奔赴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可以倾情倾力一心育人并在几十年后还能够叫出大部分学生的名字，可以在人大常委会机关以及群团组织里照样富有成效地履职，可以在任何场合不唯唯诺诺扭扭捏捏，可以在任何环境中勤勤恳恳做事认认真真负责，可以从来乐观向上不抱怨不诉苦。因为林先生心中始终装着国家和人民，所以在他彻底退休之后，在他这部大作的末尾，他可以问心无愧地说——

我始终未忘回国时的初心，我努力工作了！

我衷心感谢祖国和党对我的教育和培养！感谢人民！

理想是最好的保健品，有理想的人永远年轻；理想也是最闪亮的那根线，再波折的遭遇、再细碎的日常，都可以被一一串起，没有多余的经历，没有浪费的人生！

敬爱的育材先生，这是我从您身上看到的，也是我希望能够从您身上学到的！

吴重庆

2018 年 3 月 13 日于中山大学南校园

（吴重庆，1981 年莆田六中高中毕业，考入中山大学哲学系。现为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开放时代》特约主编、华南农村研究中心主任。）

自序

我写这篇自述，源于我退休后对自己走过的人生路的回顾，并由此油然而生的一些思考。

2009年3月12日上午，时任莆田市委书记杨根生同志电话约我到他办公室。落座后，杨书记交给我一纸福建省委组织部关于我退休的通知。他按照市委书记和退休干部谈话的“规矩”，说了一些对我肯定和勉励的话，又很客气地说，希望我继续关心市里的工作，为莆田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余热。他还交代，莆田中华职教社的工作仍然由我负责，等待时机成熟换届后再移交。正题之后，我们还就“人生之路”这个话题聊了一些心里话。

这天，我回到家，感觉浑身特别轻松自在。

如果按照干部退休的规定，六年半以前我就到了应该办理退休手续的年龄。当时福建省委组织部让我留任，一直到2007年1月莆田市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时，我卸下莆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职务，之后2008年12月福建省侨联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我又卸下省侨联副主席职务，今天组织终于让我退休啦！

回想起来，自己从1960年6月满怀报国激情从印尼回国，转眼间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从当年的热血

华侨青年，到如今成了古稀老汉。50年来，我从来没有动摇过当初回国时“把青春报效祖国”的信念！我实践了自己大学毕业时在《志愿书》上写下的誓言：“党的需要就是志愿。”无论是当年大学毕业按照组织的安排走上工作岗位，还是以后在任何一个我工作过的工作岗位上，我都是按照党组织的安排，脚踏实地留下自己的人生足印。今天，我可以画上一个句号了。

我从市人大退休后，仍担任着莆田中华职教社主任和省职教社常委的职务，为这个先天不足的群团组织，颇费了精力，直到2014年8月莆田中华职教社换届，我才完全卸下公务。

同时，我还应邀担任莆田市姓氏源流研究会会长一职，参加各姓氏的联谊寻根活动；从2007年开始，我担任莆田林氏委员会第二届会长，除宗亲的联谊活动外，主要精力放在主持《莆田林氏谱牒》的修编上。该书终于在2015年10月出版，次年4月举行首发式。

2014年在内昆仲启桐、启荣等共同努力下，主编了我岳父家的《莆田西刘刘氏族谱之士能（安宁）房分谱》，在刘氏家族内部发行，为我夫人娘家贡献了一点精神财富，算是对我岳父母的最好纪念。

俄国诗人普希金曾说：“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变成亲切的怀恋。”退休之后，我有了更多的时间回忆、遐想过去的岁月往事。我盘点着自己走过的人生路：我的父亲从福建山区走向南洋，把我们家带到海外。我在海外的华校接受了中华传统文化和爱国主义教育，1960年我高中尚未毕业，就毅然决然由印尼回国。1964年我大

学毕业，服从国家分配，从祖国西南边陲来到白山之麓绿水之滨，走上人民教师的工作岗位。之后，我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风暴，又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中，接受组织的挑选，服从党的安排，走上从政之路，直到今天退休。半个世纪以来，我在当初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上坚定地一步一步走过来，既有阳光，也没少风雨，但一路上栉风沐雨，我无怨无悔。我坚守住“为祖国”这个底线，秉承着“为人民”的宗旨，直到今天卸下所有社会工作担子！我实现了自己当年大学毕业时“健康为祖国工作50年”的誓言！我一往无前，我无比光荣自豪！

当我不再为政务羁绊，就常常遐想：自己已经年逾古稀，对后代有一个传承家史家风的义务；儿孙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总有一天会渴望详细确切了解家史；同时，我的同胞弟妹们都生活在异国他乡，在法理意义上他们已经是外国公民了，并且也都已步入老年人行列；我的侄子女们也已经为人父为人母，步入中年。现今社会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全球化、信息化让世事变幻得让人们眼花缭乱。我的侄子辈不管是生活在国内的，抑或已经在异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他们对于祖辈的历史皆已经不甚了了。我们家族无论内外，都需要留一部家史类的书面材料给儿孙后代。

保存我们家族的历史，传承优良的家风，成了摆在我这个老人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也是我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大树参天，必有其根；江河滔滔，赖有其源。

我们林家的后代应该了解祖先的根和源。

我意识到自己的历史责任。

我要为我们家族留下一份精神财富，让我们的后

代能够通过我的记叙，对我们家的历史知根知底。我要让我们这个家族血脉的根和源留驻在每个儿孙的心间。

我希望将来我们前安林金馆家的儿孙们不至于“数典忘祖”。

于是我开始搜集资料，条分缕析，探寻前安林氏家族和我母亲娘家的世系源流；我一点一滴地回忆、记录、整理父母亲的生平事迹，把我们家的“根和源”记录下来。我翻阅我自己保存的档案资料、学习笔记、工作笔记，以及相关的文章著述，翻看历年的相片，努力在记忆的“仓库”里，一点一点地搜寻往昔的人生足迹，探寻自己人生旅程的“心路”。

就这样，从2010年开始，我利用闲余时间，用笔记本电脑码起字来。由于还有许多社会活动要参加，我无法集中精力做这项工作。到2015年才有比较多的时间坐下来写。2016年冬，这份回忆录性质的文字基本完成后，我反复地看看改改，改改看看。每看一遍，我都会有一些改动，正所谓“文章不厌百回改”。

我一边修改，一边开始整理手头留存的照片，挑选出一些有代表性的，既作为形象的历史记录保存在这回忆录里，同时也是对已经逝去的岁月和家人或朋友的永久纪念。

我的这些写实性文字所涵盖的时间，从我祖父出生开始，到今天为止，大约一个半世纪。

在这段时间里，大到我们国家、我们民族，小到我们这一个家庭，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叙事的主轴是从我父亲走出山区，走向南洋，到我毅然回国，终生为祖国服务。同时，我还顾及家

庭中成员的状况，我们是一个完整的家！

我这样写，是基于历史本身的逻辑。我只是想说明，无论是我们家，或是我个人，都是在自己的历史条件下走出属于自己的一条人生路的。我的成长，我的人生路的选择，都离不开特定的历史和特定的环境，离不开时代的机遇，当然也有我个人的意志表达和理性选择。这就是哲学家所谓的“历史的必然和个人的境遇的偶然”，这两者的交会，铸成了我的命运，决定了我的人生路。我想，要说有什么值得回味的话，大概也就在这点意义上，去试试能不能悟出一点人生哲理！

我还有一点思考要在这里提出，我的思想成长的根基和环境是20世纪50年代的东南亚华人社会，那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社会环境。就是这个特定的时代和社会铸就了我们这一大批具有“狂热”爱国情的华侨学生。我们在人民共和国刚刚诞生不久，国家百废待兴，社会经济最困难的时期义无反顾、毅然决然回到祖国，之后又碰上了“史无前例”的“狂热的年代”，我们遭遇到了现在年轻人难以想象的种种奇葩怪事。无情的现实逼迫归侨学生中的大部分人，万分无奈地走出国门去第二次创业；只有少部分人在祖国母亲的怀抱里留了下来，迎来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得以伸展报国的志向和抱负。

在新的历史时期，归国侨生无论是出走的，还是留下来的，都演绎出一幕幕特色纷呈的人生悲喜剧。我敢大胆地说，从今以后再也不会有我们这种类型的归国侨生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每个归侨学生的人生之路都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回顾我们走过

的人生路，有助于了解和理解那一段独特的历史，也可以更好地诠释我们的人生。

因此，我在叙述这些往事时，尽量说得细致一些，包括时代背景的细节，我也尽量予以介绍。还好，如今我尚未老年痴呆，我的记忆力尚可；同时，我手头保存的原始资料和参考书也不少，我可以尽量做到叙事的真实性。

按照时间顺序，我写完祖父母，写完父母亲，再写自己。但是，对我的弟弟妹妹们我只能写一些粗线条，无法写细写实；而对于我的叔伯堂兄弟们，我就更无法去触及了。诚然，我知道，我的每一位弟弟妹妹，以及我的每一家的堂兄弟们，他们各自家庭的故事都有自己的特色，也都有精彩的细节，很值得讲述给后代子孙听。但是，要完成这个使命，则只能寄希望于我的侄子女们了！如果你们能来说说你们的家庭典故，并且把这些故事汇集到一起，那么，我们的“家族春秋”将更加丰富多彩！

我寄希望于子侄们的努力，希望你们展现自己的才华，写出我们家族的辉煌！

以上权为自序。

2018 年 3 月 20 日

于福建莆田涵江华侨新村 2 号本宅